

文 学 创 作 大 赛 获 奖 作 品 集

# 爱我湛江

黄振强 主编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# 爱我湛江

文学创作大赛获奖作品集

湛江市文联 编

黄振强 主编

**(京)新登字 190 号**

责任总编：郑竹青

责任编辑：田 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我湛江/黄振强主编/北京·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.12

(中国文学星光丛书/郑竹青主编)

ISBN7-80120-074-8

I. 爱… II. 黄… III. 中国文学—现代 IV. Z124. I 2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/12064 号

---

**书 名** 爱我湛江

**著 者** 黄振强主编

**出版发行** 中国华侨出版社

(北京朝阳区坝河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)

**经 销** 新华书店

**印 刷**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32 工厂

**开 本** 850×1168 毫米 1/32

**印 张** 7.5

**字 数** 150 千字

**版 次** 1996 年 12 月第一版

**印 次**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**印 数** 3000 册

**书 号** ISBN7-80120-074-8/I 344.2 定价:12.50 元

# 目 录

**黄国威：**显示创作实力的一次大赛活动

——《爱我湛江》序 ..... (1)

## 小 说

**陈小凯：**迁坟 ..... (3)

**董 坚：**渔姑阿虹 ..... (15)

**周飞明：**野外的故事 ..... (18)

**麦新荣：**母亲的金耳环 ..... (45)

## 诗 歌

**李 舟：**情系南方 ..... (51)

**邓亚明：**生命海 ..... (56)

**文苑 欧锬：**半岛烈风 ..... (58)

**梁永利：**雷州歌谣 ..... (119)

**何希春：**南渡河之歌(雷歌选萃) ..... (122)

党赐七彩笔 ..... (122)

雷州空气可出口 ..... (122)

回故乡 ..... (122)

吟西湖 ..... (122)

养虾歌·观虾 ..... (123)

农家富 ..... (123)

夏曲 ..... (123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出嫁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23) |
| 白切狗 .....              | (124) |
| 雷歌擂台赛 .....            | (124) |
| 沟通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24) |
| 雨夜送迷童 .....            | (124) |
| 撰联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24) |
| 喝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24) |
| 冯溢载：沁园春·春满湛江 .....     | (125) |
| 林 进：湛江抗台风歌 .....       | (127) |
| 李 纬：七言排律·咏湛江 .....     | (128) |
| 林宗彦：湛江水产业夺全省四冠 .....   | (129) |
| 周 凌：赞湛江水产业夺冠 .....     | (130) |
| 李 钦：陪台湾友人登湖光岩望海楼 ..... | (131) |
| 林加霖：湛江赋·咏紫荆花 .....     | (132) |
| 梁光煊：向海洋进军 .....        | (133) |
| 黄存仁：登青年亭远眺 .....       | (134) |
| 叶 平：七律·春满廉江 .....      | (135) |
| 陈昌武：七律·青年亭晚眺 .....     | (136) |
| 朱 青：我把滨城作故乡 .....      | (137) |
| 刘殿基：观鹤地水库抒怀 .....      | (138) |
| 何凯家：万众倾心爱湛江 .....      | (139) |
| 黄志豪：秋波媚·鹤地水库 .....     | (140) |
| 刘瑞坤：东海岛遐想 .....        | (141) |
| 陈珍福：绿化湛江 .....         | (142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蔡山桂：满江红·重灾面前 ..... | (143) |
| 戴明光：七律·寸金桥行 .....  | (144) |

## 散 文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黄彩玲：好人一生平安 .....     | (147) |
| 黎俊生：开放少年 .....       | (151) |
| 李炳夫：我又回到了第二个故乡 ..... | (157) |

## 报告文学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蔡庭 官锦川 蔡基仁：调风的路 ..... | (163) |
| 张竹西：断臂英雄谢增勇 .....     | (170) |
| 黎劲风：建设者的辉煌 .....      | (176) |

## 传说故事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黄振强主编 黄锡安 肖家汉 王福 副主编： |       |
| 东海旅游揽胜(故事选萃) .....    | (191) |
| 肖家汉：龙水岭的传说 .....      | (191) |
| 冼华彬：乐涧老人与魔法珍珠 .....   | (192) |
| 叶华瑞：告状鸟与叶氏 .....      | (195) |
| 杨日晖：翔龙梦 .....         | (198) |
| 赵其澜：海上蓆墓——硃洲排沙 .....  | (199) |
| 肖良泰搜集整理：南三岛系列故事 ..... | (201) |
| 三重浪的故事 .....          | (201) |
| 三杯酒 .....             | (202) |
| 龙女献珠 .....            | (204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大王宫庙的故事 .....              | (205) |
| 黄果心：红土地上有亲人 .....          | (207) |
| 附：“爱我湛江”文艺创作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..... | (224) |

# 显示创作实力的一次大赛活动

## ——《爱我湛江》序

黄国威

“爱我湛江”文艺创作大赛活动，历时一年又四个月（1996.1—1997.4），全市广大会员和各界人士踊跃参加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潮。这次活动收到参赛文艺作品 1491 件，经过认真的评选，评出得奖作品 188 件，其中一等奖 17 件，二等奖 29 件，三等奖 48 件，优秀奖 94 件。而文学类参赛作品 876 件，得奖作品 42 件，其中一等奖 5 件，二等奖 8 件，三等奖 14 件，优秀奖 15 件。

这是对我市创作实力的一次检阅。从评奖的情况看，在文学、戏剧、民间文学、美术、书法、摄影、曲艺、音乐、舞蹈等方面的创作都显示了一定的实力。我们市已经形成了红土文艺创作群体。这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
“爱我湛江”文艺创作大赛活动，其目的在于宣传湛江，激发人们热爱湛江、建设湛江的热情。同时，也在于推动面上的创作，发现和培养文艺新人。我看，这些目的都

达到了。大赛的结果，搞了一台文艺晚会，举办了一个展览，编辑出版一本书，这些都做到了，并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。这个活动获得了1996年广东省文联系统优秀活动项目奖。

现在我们编辑出版的这本书，就是这次活动的成果之一。这本书所收集的作品都是今次大赛获奖的文学作品。这些作品虽然还谈不上是精品，但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，从各个侧面展示了我市的新面貌新风尚，歌颂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模范人物，表现了湛江人民为建设这个有着光荣历史的红土地上的家园，所进行着的激动人心的斗争和探索美好未来的精神。此书歌颂真善美，鞭挞假恶丑，旗帜鲜明，主题突出，值得一读。

盼望有更多的优秀作品和精品问世。

1997.6

近段日子，柳溪村像一锅煮沸的水，这里一圈人，那里一堆人，个个喜得笑掉牙，一千二百多号人同谈一个话题：我们发财啦。用桶伯的话说，就是天掉下一箩银纸给柳溪村。这话不假，上个月底，县城建局和柳溪村签订了协议书，征用柳溪村靠近县城的八百五十亩坡地，建设贸易城，征地款共二千三百多万元。

然而，村上却有几户人愁得吃不香睡不着。这几户人家，就是被征用土地范围内后坡岭那块坟地里的几座坟的坟主。协议书里写明，一个月内，柳溪村要将所有坟迁走，每座坟搬迁费二百元，不按期迁走的坟，作无主坟处理。现在看来，这些坟很难如期迁走了。掘坟捡尸骨不同其它事，必须雇请“土公”（件作）才行。可眼下无法雇到土公。多年来，方圆几里的村庄死了人，都是请西村阿善当土公。阿善五十有六，身板如石牛般硬朗，一日三顿灌“柳溪茅台”（柳溪村产的米酒），从早到晚脸膛红似提掉蒂蕃薯皮。阿善已有三十多年土公龄。这十多年来，他的“生意”很兴隆，因为大家生活好了，没人肯干这行，哪里

死了人都得雇请他。阿善因为当土公，没女人肯跟他。他没有女人但从来不为这事闷过，甚至说，没有老婆子女更好，免得世世代代被人斜眼看。他常风趣地说，如果我读一年级毕业，打死都不干这死人工。曾经有人这样说，以后社会进步了，农村人死了实行火葬，你阿善就断绝财源了。阿善则说，要是社会进步到那个程度，我衫袋空空也愿意。他还说，别看我一年级没毕业，可我这方面的水平中央领导人的一样高，我早就说过，人死了，最好拖去烧，死人占死地，浪费土地。这次柳溪村要迁坟，坟主们自然想到阿善。可是，碰巧上个月的一天中午，阿善在圩上鸭仔饭行灌了八两柳溪茅台后，走路有点摇晃，左肩膀低右肩膀高，走到狂欢夜总会门口的交叉路口时，被一辆从后面驶来的小铁轮撞断了右腿，现在还躺在镇卫生院里哭死叫活，医生说至少三个月后才能下地走路。没人当土公，这可急坏了那几位坟主。不按期将坟迁走，那在阴府里的亲人的尸骨被推土机推掉，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几位坟主中，有村长阿福。阿福的母亲十年前葬在那里。阿福有孝心是出了名的，他对这事比谁都紧张。他多次走家串户和各个坟主商量这事怎么办，但每次谁都没能出什么好主意。

这天天还未亮透，阿狗就兴冲冲地跑来敲阿福的家门。开门的是阿福的肥老婆，阿福还在床上。阿福被肥婆叫醒后，听说阿狗有事找他，便翻身下床，皮带还未勒紧，就走出来见阿狗。阿狗说，阿福哥，我看你昨夜肯定是跟嫂开夜工了，这个时候背脊还粘着席。肥婆在门口斩猪食，阿狗的话句句飞进耳朵，她大声说，死阿狗，你没跟老婆开夜工，那你肯定在外头跟鸡妹开夜工了。阿福说，阿狗你水平低就不要和肥婆说，越说你越输，你天未光来找我有何事？阿狗说，眼看迁坟期限来到门前了，我哪睡得着，昨夜我起床屙了三次尿，第三次我边屙边想起老弟阿炳，他死得好惨啊，当时是

德胜埋葬他的，我就又想到德胜，我看呀，你出面去找找德胜，说不定他肯帮这个忙，把坟迁走。阿福起身走去拿过水烟筒，边捏着熟烟边说，看你想得开心，好像现在还是七十年代，人家德胜现在是什么人，现在是堂堂总经理加工程师，他还肯做土公？阿狗说，很难说，德胜心肠好，历来关心村上的事，何况只有他才懂得土公这门工夫。阿福说，好吧，我去跟他说说，不过，我看这事难过赶猪去犁田。

德胜确实曾经当过土公，而且当了六年之久。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了。一天深夜，德胜在小屋里帮一位朋友修理半导体收音机。刚好这时从大队部回来的大队辅导员志刚路过这里，志刚听见德胜小屋里传出收音机声，便踮起脚尖悄悄地靠近墙壁，猫着腰，屏住呼吸，头慢慢地朝窗口移，一只眼睛移过了窗沿，就停下来，闭上一只眼睛，用一只眼睛瞄向屋里，他看见的是德胜背后。德胜正集中精神调台，台不正时，收音机就嚓嚓地响，调正了一个台，是讲普通话的，又往右调，调正了一个粤语台，再往右调，当调正了一个讲英语台时，德胜松开了手，静静地听着。志刚听英语就像听鸟啼虫鸣，一点也听不懂。他知道德胜是老三届，懂英语，心想，德胜是在收听反动电台。志刚站的地方正是一个蚂蚁窝，一群日本红蚁爬进他的解放牌塑料凉鞋里，咬得他鼓长嘴唇吹大气，连忙蹲下去搓脚掌。他觉得已有收获，便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七时，村里那个挂在榕树上的高音喇叭唱完“东方红”后，女广播员就播放了一个重要通知：柳溪村地主分子吕德胜带上被铺和一把锄头，八点钟前来到大队部参加学习班。听到这个通知时，德胜正坐在门口吃番薯，他大吃一惊，手中的半截番薯掉在地上。他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，要去办班。这些年来，一天里最让德胜心惊肉跳的就是早上的广播时间，总害怕广播里突然叫

出自己的名字，每每这个时候，他不管在做工还是闲着，不管是蹲茅厕还是在房间里，都竖长耳朵听广播。像他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，被广播叫上名字，总是凶多吉少，若是你听漏了广播，叫上你的名字你没听到，不按照广播里说的办，那后果就会更加严重。德胜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，村人都叫她湾村婶。湾村婶身体还可以，可以做些平常家务。这时，湾村婶正在屋外晒稻草。德胜走出门去，看见母亲的表情无异样，心里好受了些，料母亲刚才一定是没听到广播，不然不会是这种表情。德胜走近母亲，说，阿嫂（这一带的农村人都是这样称呼母亲），等一下我到外边去做水工，好几天才回来。湾村婶翻开一垛稻草，发现里面藏着一只乒乓球大的青蛙，便蹲下去，叉开双掌，并密十指，跪着向前扑抓，青蛙被擒住了。湾村婶举着青蛙高兴地说，中午宰了它可以做顿菜。德胜听了这话，心里酸溜溜的。湾村婶问德胜，你跟队长说了吗？说了。德胜转身回屋里。十几分钟后，德胜用锄头挑着铺盖出门去了。

德胜来到大队部，铺盖还未放好，就被治保主任非宁叫到一间小房里问话了。非宁和德胜同村，长德胜五岁，身高一米八，腿长臂粗，右腿肚几条高高凸起的弯弯曲曲的粗筋扭缠在一起，仿佛一堆猪屎肠，左眼角处有颗长毛的黄豆般大的黑痣，看上去左脸比右脸重。他的恶牛脾气，全大队无人不晓。有一次，十几个“四类分子”办班，中午吃饭时，不知哪个“分子”说话得罪了非宁，他举起右脚，踢足球一般，将每个“分子”面前的饭盒踢出几丈远。他走了，“分子”们才敢走去捡回饭盒。德胜坐在非宁面前，就像老鼠见到猫，不敢动弹。非宁大声问，德胜，你这个地主仔，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，被叫来办班？德胜膝盖不停地颤抖，想了想才说，确实不很清楚。不清楚还是不很清楚，你说。非宁的眼珠瞪得像鹌鹑蛋一样大，左眼角那颗黑痣上的几根粗毛竖了起来。德胜的头勾得更低了，说

道，不清楚。非宁点燃了一支“丰收”，深深吸了口，含着烟雾说，嘿，嘿，不清楚？我看你死日到头了，犯了罪不肯坦白。告诉你，你犯的是大罪，昨夜你收听反动电台。德胜愕然，随口喃喃说道，我没收听反动电台啊。非宁一掌击打办公桌，桌面的小闹钟被震得摇了几摇，德胜全身直冒冷汗。非宁吼道，志刚作证，昨夜他在你窗外亲眼看见你在收听反动电台。德胜申辩道，那不是反动电台。非宁说，播音员讲英语，讲英语的电台不是反动电台是什么电台？德胜说，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。你契弟就是嘴硬。非宁咬紧牙根说完，就走近德胜左身，一巴掌将德胜脸扇向右边，德胜鼻孔和嘴角当即渗出鲜血。非宁又说，本来叫你来办七天班，看你这态度，改办半个月，下午开始，你和那帮“四类分子”一起去红坎坡修路。非宁叫来一位武装民兵，将德胜押进一间黑屋里。屋里坐着九位“四类分子”，有男有女，有年轻的，也有老年人。他们这帮人经常被叫来办班，彼此很熟悉。

非宁六年相继生了四个女儿，没得一子，这事使他脾气变得越来越坏。从二胎开始，老婆每生一个女儿，他都粗口大骂老婆一顿，骂老婆那×浸多了水，净生蹲着屙尿的。德胜参加学习班的第三天上午，“四类分子”们休息时，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，当话题扯到非宁没有生男孩时，和德胜同村的富农分子阿炳说了句：非宁良心这么坏，前世注定他要绝种。下午收工后，不知哪个“分子”当“叛徒”，将这话告诉了非宁。非宁气得青筋暴跳。当晚，非宁命令参加办班的“四类分子”集中在会议室里，叫来两个身强力壮的武装民兵，将阿炳悬空吊在屋梁上。非宁边用竹子使劲抽阿炳边骂，你这契弟，说我绝种，我是共产党员，说我绝种就是说共产党员绝种，说共产党员绝种就是反党，反党就该打。阿炳被打得杀猪般嗷嗷大叫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垂着头闭住眼睛说，非宁，你干脆打死我好

了，免得受刑。非宁说，你看我不敢打死你？我打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蚁，你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说着，出尽全身力气，猛的一脚踢向阿炳下身，阿炳“哎呀”一声，就昏了过去。“四类分子”们个个惊得脸色惨白。非宁命令德胜将阿炳解下来。阿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非宁在他的腿上重重地踩上两脚，他也不作声。非宁摸了摸他的鼻孔，说，没气了，可能死了，这契弟真不受打。非宁命令其他“四类分子”回去睡觉，他将会议室门锁住，也没事般地回家睡觉了。翌日早上，非宁提早来到大队部，将会议室门打开，他发现阿炳真的死了，就叫来德胜，说，德胜，大队没钱给土公，你背阿炳去埋了。德胜从来没埋葬过死人，惊得说不出话来，但他知道，非宁说出的话，就得照办，否则就会招来大祸，于是，他壮着胆子，用一张旧草席裹住阿炳，背他来到后坡岭，挖了个一米多深的穴，将他埋了。这事全大队人都知道，从这时起，人们就叫德胜作“土公胜”。德胜对这一绰号一点也不介意。后来，有人请他去当土公，他也乐意去。渐渐地，他当土公出了名，抢了阿善的“生意”，叫阿善很不满。德胜比阿善受欢迎，主要原因是他的力气大，不讲价钱，主人给多少就拿多少。德胜干开了这行，多了一些收入，生活倒比没干这行时好过了许多。

德胜家住在县城大顺路十二号。阿福差不多来到德胜门口了才想起不应空着手进德胜家，就又走到街上买了五斤苹果，再转回去敲德胜的门。德胜爱人姜梅开了门，见是阿福，热情地招呼道，福叔，是你呀，快进来坐。阿福见厅花岗岩地板干干净净，想脱掉鞋再进去。姜梅见状，忙说，不用脱鞋，我从来不让客人脱鞋。阿福见姜梅说得真诚，也就不脱了。姜梅说，福叔，自己村人，来就来，看你还这么客气，买这么多东西。阿福说，顺手带的，谈不上客气。哎，德胜呢？姜梅说，真碰巧，他去珠海看工地了，你找他有事？阿福觉得不应事先将迁坟的事跟姜梅说，跟她说了，她一反对，事情就更加

难办了。于是说，没啥事，我是上街顺便进来看看你们。姜梅给阿福斟了一杯茶，说，福叔不愧是一村之长，连在外面住的村里人都关心上了。阿福和姜梅拉家常，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他就起身走了。

德胜是否肯再当一次土公？阿福对这事一直缺乏信心。是啊，如今的德胜可不是一般人。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一年，德胜就开始不一般了。德胜自学成才，会绘建筑图纸，会打建筑预算，还懂得做水工，那年，他在县城组建了一支私营建筑队，自己出任经理。由于他们的建筑质量好，又讲信誉，客户越来越多，效益比县国营建筑公司的还好。一九八七年，一次，县建委王主任找德胜谈，想将他的建筑队转为国营性质，成立县建安公司。德胜说一时拿不准主意，答应三天后答复他。第三天中午，德胜请王主任在凤凰酒家吃饭，当场表态同意将工程队转为县建安公司。一个月内，建委就搞妥了有关手续，并任命了德胜为总经理，同时上报将德胜转为国家招聘干部。许多人都认为德胜走错了这步棋，不发私人财，去为公家做事，图什么？究竟图什么？德胜也说不清楚。

阿福更加急了。眼看迁坟期限只差八天了，德胜还不在家，就算过几天他回来了，谁知还有没有急事要等着他办？况且还知他同不同意做那事，就算德胜同意了，说不定姜梅还会出面阻止，掘坟捡尸骨毕竟是一件名声不好听的事，如果相信迷信，还认为不吉利。

阿福回到家，肥婆和阿狗正在厅里看香港电视连续剧《包青天》。阿狗看见阿福进门来了，忙将遥控器指向荧屏，放小音量。荧屏上正出现一花花公子强奸民女的镜头，气氛紧张，甚是刺激，肥婆正看得瞪眼张口，她听见声音小了，大声骂阿狗放狗屁，乱动遥控器。阿狗重新将遥控器指向荧屏，放大了音量后，便拉着阿福走出门外坐下。阿狗掏出“红河”，摸了几摸才摸出一支伸给阿福，又

摸了几下，摸不着烟了，一屈指将烟盒捏烂丢在地上。阿福将那支“红河”伸给阿狗，在口袋里掏出“红双喜”。阿狗边点烟边问，福叔，你见到德胜了吗？唉！阿福重重叹了口气，猛吸了一口烟，迟迟才说，这事问题大了，德胜出差珠海，过几天才回来。阿狗说，福叔，看来咱几户人的风水荫到尽头了。如果知道今天碰上这事，前十几年我就去学做土公了。听人说，捡尸骨很讲究，尸体腐烂了，只剩下些骨头，各个部位的骨头不容易辨认，捡骨时要将骨头排成人样，哪个部位的骨头得放在哪个部位，比如将手臂骨当作腿骨排放，那就打乱了风水，以后世代就发不了财了。阿福说，我看也不必那么迷信，不过，咱从来没做过这工，确实也做不来。阿狗说，你不迷信其他人迷信呀，大家都说，这事一定得请德胜做，到时你跟德胜说，每座坟多补二百元给他，叫他无论如何得帮这个忙。这时，厅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，阿福以为肥婆接，不理。电话铃还在响，阿福见肥婆边看电视边手舞足蹈，没听见电话铃声的样子，他只得走去提起话筒。想不到电话是德胜打来的，阿福欢喜得将手中的半截香烟丢出几米远。德胜，你在珠海给我打电话啊？阿福问。德胜说他刚刚回到家，明天要陪省建委领导考察公司，争取这次公司评上省二级企业。阿福更高兴了，连声说，你回来就好了，你回来就好了。德胜问阿福找他有什么事。阿福说有事但这事只能当面谈。德胜说，那好，如果是急事你可以现在就来和我说。阿福说，好的好的，最好在外面咖啡厅或什么地方谈。德胜说，那就在县政府大门前的开心酒吧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放下电话，阿福和阿狗简单说了几句，就骑上“太阳”飞向县城了。

阿福和德胜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，回到家，已是十二时了。阿福一打开厅门就听见肥婆的呼噜声。他架好摩托车，就走进房去，拍了拍肥婆的肩膀，说，肥婆，快起床，给我煮点菜，我要喝酒。肥婆